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設官部九 增殿閣總載大學士學士直閣併入中書舍人原集賢學士史官提舉國史監修國史附

殿閣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宋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觀文殿即舊延恩殿也慶歴七年以文明殿學士稱呼同真宗謚號乃改名紫宸殿後又以紫宸殿非人臣所可稱呼乃以延恩殿更名觀文殿資政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

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欽若不悅訴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十二月復以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資政殿置大學士皆自欽若始

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憎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宋明道二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

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唯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

惟學士久次者始除閣學士（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閣等）直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讐得之為榮選擇尤精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宣政殿學士觀書殿學士昭文館直學士崇文館大學士乾文閣學士金不置元有昭文館大學士煥章閣學士奎章閣學士奎章閣大學士二員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陞為奎章閣學士院置大學士二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承制學士

供奉學士並二員兼經筵官職順帝至元六年罷奎章閣學士院立宣文閣惟授經郎及鑑書博士至正元年六月復舊奎章閣為宣文閣時大臣議悉罷先朝閣監官屬翰林承旨嚶嚶言於上曰民有千金之產而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子富有四海而學房乃不能容耶上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設官如初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十五年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大學士凡一時耆舊乘運而奮或拔自科甲或徵自薦舉類以所學利見於世明百官述曰直文淵閣即所謂入閣辦事也先是洪武

十五年冬始倣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郃質華蓋殿翰林學士宋訥文淵閣檢討吴伯宗武英殿典籍吴沉東閣並為大學士是年名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是時特侍左右備顧問未典機務續文獻通考曰明監前代壅蔽之禍革中書省罷丞相使政歸六卿分理不相混壓所以垂之祖訓者甚嚴而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故未有相道之責建文四年七月成祖簡用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黄淮尋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

閣預機務永樂五年十一月上諭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廣即靖也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續文獻通考曰成祖定華蓋武英文華三殿及文淵閣東閣各學士一人正五品班翰林學士之上洪熙初添謹身殿大學士於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東閣皆在内閣曰辦事避丞相名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内閣亦不得預機務也黄氏瑜云永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林院内閣官傳旨條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元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時閣老皆躋保傅參預機務宣德初臨視至再始設庖廚不復退食于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經筵於文華

殿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司禮監用硃批出間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為宰相矣殿閣詞林亦云內閣參賛機務自成祖始然惟大學士學士而已即所謂入內閣辦事也嘉靖壬戌九月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始有建極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翰林院檢討編修修撰侍講侍讀講讀學士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官不得過五品或九卿正亞兼翰林學士東閣文淵閣武英謹身華蓋殿大學士而已加官至領東宮公孤帝三孤者或

止一二人多或至六七人宣德初張瑛陳山始以侍郎入内閣未幾以干請諸司出瑛為南京禮部尚書山教小内使書景泰中王文始以宮保尚書入内閣西東楊楊士奇楊榮最久皆不領吏部尚書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其屬制敕房誥敕房皆以中書舍人諸司寺或卿貳充之官至太常卿止即有年勞加俸不得帶九卿堂上執政官嘉靖中張電始以白衣善書歷陞侍郎續文獻通考曰明初設立相國平章左右丞參政即古宰相之職故置左右司郎中都事等官為之屬至洪武十三年革丞相餘官

皆華後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並不預政故不置屬景順以後機務繁重而內閣制誥兩中書舍人以書辦供事朝夕即古之宰相屬也選用或由進士或由舉人監生儒士以纂修効勞者亦得入始稱清華之秩矣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荅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

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
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
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宫出閤講讀領其事敘
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
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
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
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
而藏之凡會敕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

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制敕房書辦制敕誥吉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書辦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殿閣總載二

增續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端明殿門閤門

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請侯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巳三日中謝豈宜後時即奏聞晌遂中謝於端明殿廷晌自端明殿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　續通典曰天成元年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制云擢自玉堂升於紫殿嘗親顧問每預論思位既益於深嚴禮合加於優異宜令班在翰林學士上　宋會要曰端拱元年以殿中丞夏侯嘉正兼直祕閣嘉正嘗為洞庭賦由此帝知其名詔試禁中稱旨特有是命

合辟事類曰宋向敏中為資政殿大學士敏中赴上賜

會於祕閣兩制與焉　又曰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

校理宰相龎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

又曰慶歷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學士正同真宗謚號

詔改為紫宸殿學士以參知政事丁度為之學士多以

殿名為官稱丁遂稱曰丁紫宸御史何郯以紫宸不可

為官稱於是改延恩殿為觀文殿歐陽修曰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上果不可以無學也　續會要曰宋舊制資政殿大

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元豐中韓維陳薦以東宫舊臣故特授焉　明通紀直解曰楊士竒江西泰和人新進華蓋殿入奏事帝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竒奏言恩詔甫下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仁宗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　明名臣記曰楊榮閩建安人靖難後名入内閣洪熙元年從帝出喜峰塞名榮問曰人君御世之權孰

重對曰命德討罪帝曰然二者天下公器人君賞罰至
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
方正銀章　又曰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進士仁
宗欲近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掌閣事帝手弘文閣
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
即有建白封識以進溥常密疏言事帝褒答　又曰金
幼孜新淦人建文進士靖難後入內閣仁宗即位陞太
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冤帝

命臨決必三學士會讞奏㓜孜知律例多平反　又曰洪熙二年㓜孜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帝度鷄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雄征遼常度此山㓜孜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通紀曰楊溥英宗即位昭皇后垂簾聽政溥入内閣乞早開經筵涵養本源輔成聖德昭皇后喜曰嗣君沖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　名臣記曰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景泰中進東閣大學士是時内閣不相

能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闕聖德尤在得人遂薦陳詢楊鼎充日講官王文王恂入內閣又曰景泰七年穀進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詰順天考官劉儼帝命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通紀曰陳循泰和人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勤政要典成褒字通志進華蓋殿循立朝四十年在內閣掌機務典冊制命皆出其手　名臣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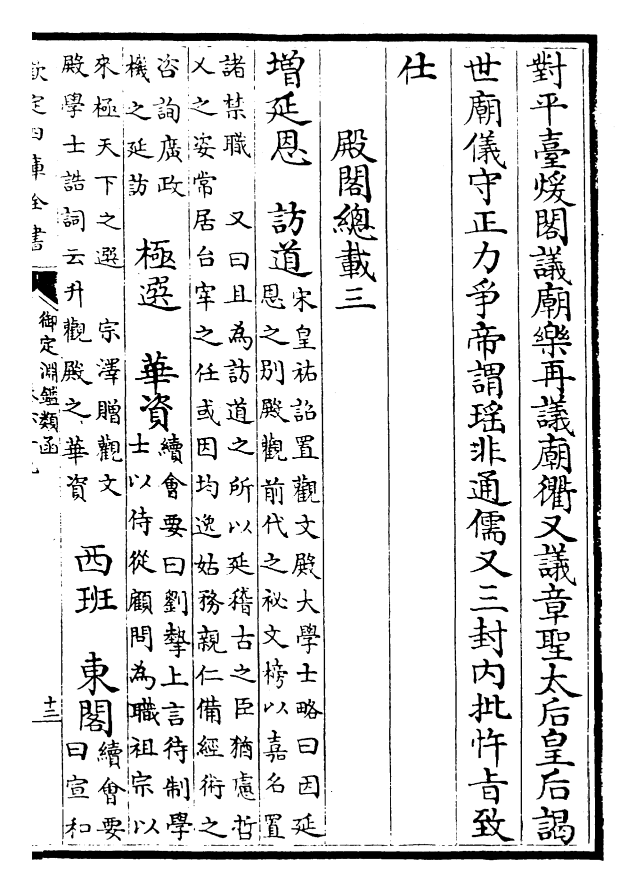
薛瑄河津人英宗復位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會欲遣使徵師西番瑄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　又曰李賢鄧州人天順元年入內閣七年禁中有讒言憲宗不宜復在東宮者帝疑之一日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摇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帝起立召太子至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又曰劉定之永新人正統進士天順中入內閣再進密

疏皆國家大計　又曰呂原天順初與李賢同在內閣
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乏持重　又曰徐有
貞吳人宣德進士負文武材以奪門功陞華蓋殿大學
士封武功伯入內閣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
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
疑出有貞意合聲帝前衣哭訴遂下有貞賢獄　又曰商
輅字弘載淳安人成化二年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是
年彗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帝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

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帝喜曰輅可稱大臣矣　又曰彭時安福人正統進士與商輅同入內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旨去天順元年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善賜酒飯出下命以太常寺少卿復入內閣成化二年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又曰劉珝壽光人成化十八年進謹身殿大學士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揺國本密疏

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又曰丘濬瓊山人弘治四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上時政疏凡十餘萬言帝知濬老儒讀書事上輒允　又曰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弘治十一年進謹身殿大學士帝時憂勞思治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馨竊從屏隙中覻但聞帝數數稱善　又曰李東陽茶陵人弘治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正德元年帝不親政東陽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

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鬭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比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不聽　又曰王鏊吴人正德元年與焦芳同入内閣進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四事曰講學延下用人節用時劉瑾驕悖日甚鏊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鏊相忤欲中傷鏊鏊惴惴杜門瑾敗得免　又曰石瑶成化進士嘉靖五年加少保兼大學士武英殿時時名



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㒖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守正力爭帝謂瑶非通儒又三封内批忤旨致仕

殿閣總載三

增延恩 訪道 宋皇祐詔置觀文殿大學士略曰因延恩之別殿觀前代之祕文榜以嘉名置諸禁職又曰且為訪道之所以延稽古之臣猶慮哲乂之姿常居台宰之任或因均逸姑務親仁備經術之咨詢廣政機之延訪 極選 華資 續會要曰劉摯上言待制學士以侍從顧問為職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 宗澤贈觀文殿學士誥詞云升觀殿之華資 西班 東閣 續會要曰宣和

三年詔西班學士待制負多令中書省具名取旨以班圖觀之學士待制在西故曰西班下詳總載一

凝嚴 **清近** 寶文學士制曰俾服凝嚴之職因為咨訪之地 合璧事類曰祥符八年知鄧州陳堯咨會赦當復龍圖閣直學士真宗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赦可復

禁庭異選 **祕殿隆名** 宋楊億代表曰祕殿宏開皇墳允集又曰著作禁庭特異深嚴之選 欒城除李易制云祕殿隆名

文字如棨 **明敏類榮** 明通紀曰曾棨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召問典故輒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曾棨否 名臣記曰曹鼐寧晉人正統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兼學士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決于鼐鼐才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鼐

弼正闕失 **疏斥誣罔** 通紀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八年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列

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頒于樂章皇祖舊制不可瀆亂且初設文淵閣命講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帝嘉納　吾學編曰李東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與同官上疏言正士既疎則邪說乗間而入近有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伏望勤講學之功斥誣罔之說　太平之業可保矣

有經濟才負公輔望名臣記曰劉健弘治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户讀書文遊稀寡衆謂健木强人已入内閣益習練國家典故人又謂健有經濟才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弘治十六年兼武英殿大學士成弘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吴寛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並負公輔之望遷入内閣十餘年號能持正不失為賢相寛竟不得入内閣

參預中祕　賜遊西苑通紀曰王英金谿人永樂進士宣帝召入便殿　諭曰洪武中有宋濂吴沉

朱善劉三吾永樂初有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愼自勉命入內閣參預中秘　又曰黃淮永嘉人仁宗即位兼武英殿大學士宣德二年淮請老帝賜䔍淮父來謝賜游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淮至帝喜　期奬擢於名儒

益增榮於近職　並明道置學士詔

殿閣總載四

增集瑞之庭　會要慶歷八年詔略曰惟延恩之寳殿乃集瑞之祕庭福肥所開深嚴莫二匑先聖齋心之地資沖人覽古之懷　崇儒之秩　又曰仍建崇儒之秩且爲備問之榮　赴內殿起居　合璧事類曰景德四年八月以龍圖待制杜鎬爲龍圖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待制知

制誥之上並赴內殿起居

至閣下撫慰又曰真宗尤禮杜鎬上開樽酒親封題以賜鎬素不飲飲之疾作上親至閣下手調藥撫慰令安卧乃歸

侍經筵會要曰慶歷四年以楊安國直龍圖閣上謂侍臣曰安國久侍經筵行又淳實乃先朝遺度之比以褒擢之也

首建儲議言行錄曰范蜀公鎮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豈如孔道輔一言合辟事類曰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近臣獻詩千首執政請以為龍圖學士上曰千首詩豈如孔道輔一言拜龍圖閣

龍圖老子言行錄曰范仲淹以龍圖直學士帥邠延涇慶四路威德著聞羌夏悚服熟户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

以備顧問汪應辰制曰端明之職蓋自五代時通班右府侍立殿中專以備顧

問寵儒臣者也又明道詔曰方奬拔于明
儒特增新于近職俾參顧問廣益謀猷

非直翰墨

四朝史曰英宗四年忽名王珪至蕊珠殿專詔令兼端
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
於翰墨閒二府
缺負即出命矣

進精誠録

明名臣記曰吳沉金華人
故元國子博士博學善屬
文洪武十五年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
録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

內承

顧問外酧政務

又曰楊榮靖難後名七臣入內閣榮年
最少警敏時內難初平危疑未戢內承
顧問外酧政務稽
纂文事日無虛晷

賜三品服

又曰永樂元年榮等七
人侍帝曰天下事朕與
若等相商非若六卿
分理並賜三品服

預機務自此始

又曰解縉吉水
人洪武進士靖
難後名胡廣等陞縉侍讀七人並直
文淵閣內閣預機務之名自此始

信用與六卿等

又曰縉永樂初重修高廟實錄充總裁官帝寵縉信用賞賚輒與六卿等

專掌制敕

又曰黄淮靖難後帝坐奉天門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縉黄淮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不數日令入內閣專掌制敕

以文墨論議侍帝

又曰胡廣廬陵人永樂十三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再從帝出塞帝時召入帳殿語移時或夜漏數刻廣不知兵以文墨論議侍帝備顧問帝不得諸學士語不說也

三俸並給

又曰楊士奇仁宗即位兼華蓋殿大學士帝曰朕倚義原吉士奇宜盡言匡朕洪熙元年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

封入五疏

又曰帝一日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士奇對曰流徙不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聖明留意帝曰璽與御輦繩愆糾繆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闕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謝

賜錦綺

又曰宣德六年帝頗微行夜半至士奇家士奇悚懼伏地言陛

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後旬餘錦衣獲二盜俟駕至玉泉寺作亂帝歎曰士奇言不虛遣賜錦綺

時稱三楊

又曰楊溥入內閣溥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溥能舍己從人略無係吝時稱三楊士奇西楊榮東楊溥南楊

內閣非人所得薦

又曰薛瑄景泰元年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實君子之儒乞名供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帝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卓然有古大臣風

又曰高穀進大學士謹身殿穀官至台鼎而家紫蕭然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穀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也

賢相第一

又曰商輅入內閣方果好直言與劉吉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止有侍坐 續通考曰文淵閣在午門内文華殿南諸學士日有大政會議則居之先是學士每入以東西兩凳相對坐向無公座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殿閣皆至尊臨幸之處設官之意止有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

三人同心 吾學編曰弘治十一年劉健進謹身殿大學士時帝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大臣皆帝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東陽才敏達謝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學博才雄 又曰楊一清雲南安寧州人正德十年入内閣加大學士武英殿不屑曲謹以故被劾去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

保護善類 又曰李東陽弘治八年入内閣事孝宗稱忠勤正德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貌奇

才傑又曰張孚敬永嘉人嘉靖六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賜銀圖書二忠良貞一繩愆弼違帝專太廟見孚敬喜賜詩稱孚敬貌竒才傑

作寶綸樓又曰孚敬入内閣章聖太后賜金繒建議請嚴諭私謁重制誥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為作寶綸樓

殿閣總載五

增詩宋陳后山觀文忠公六一圖書詩曰先朝羣玉殿冠珮環羣公宸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緬懐弁服士酬獻鳴瑽瑢　司馬公賀葉仁除直祕閣詩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道

國士比為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月宸翰照星躔職秩曽无貴光華在得賢公卿殊未曉尚少買臣年　明宣宗臨文淵閣詩曰祕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比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㴋賜黄金壺勗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

胡儼直閣詩曰清曉朝回祕閣中坐看宮樹落花濃綠窓朱戶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峰

增賦明顧清文淵閣賦曰昔我文皇之統萬方也稽往古遵舊章攬衆維提要綱謂六典之分雖倣於周禮而百揆之總實自於虞唐或合而分或約而詳葢不可無樞機之總疇咨之良乃眷斯顧禁垣之隅乃崇傑閣翼彼宸居錫文淵之嘉號擢鑾坡之碩儒職論思於九重賛元化於中樞雖官曹之未彰實名體之隱如乃有皐

夔之輩稷咼之倫大冠長劒鳴玉垂紳坐於兩楹敷帝猷而行皇墳萬機倚以裁決庶績頼以經綸則有大官供帳天府奇珍湛恩渥禮眷我儒紳至於睿思時凝事資訪逮中貴傳宣東朝賜對日度晷而徐還步金扉而緩退其或金根戾止玉輦幸臨略等級於堂陛洛失得於古今每先過而陳善亦隨時而獻箴或都而俞或吁而咈言皆可書動鮮有悳嗚呼漢開金馬賢俊雲蒸唐啓學館士誇登瀛徒取技於雕蟲尚無關於大經然猶

耀簡策熈鴻名而况地兼乎木天之重名並乎鳳池之榮

增記元虞集奎章閣記曰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閒燕之居將以緝熈典學乃置學士俾誦祖宗之成訓毋忘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夫陳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祀享時巡之事無一日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維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

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宻勿葢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
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
增銘元虞集奎章閣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
欽聖性日熈乃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
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增詺宋慶歷七年置天章閣學士詺曰欽惟聖考濬發
宸文百篇森布於寶函三襲肇興於華閣肆予纂紹之
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勸講之臣欽佇論思之益掩玉

府藏書之地延金門待詔之才宜令廣侍從之員抑亦副遹追之念　治平四年以吕公著兼寶文閣學士詔曰昔我祖宗咸有制作煥於簡編河漢昭回奎辟相映乃規層宇遂在西清寘上帝藏書之府彰累朝稽古之盛並揭嘉名以登峻望俾服凝嚴之職因為咨訪之地

大觀二年初建徽猷閣詔曰祖宗述作皆有寶藏之所參列廣内揭為嘉名世擇儒臣以資訪納今將祇率成憲名以出信不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

是唯詢德之美而觀道之成其哲宗御集建閣以徽猷為名

增序明鄭曉直文淵閣諸臣表序曰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

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名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内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内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内閣也自解縉始也獻陵仁宗復設公孤西楊士奇始加少保内閣之登公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榮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内閣者蓋自王文始也

先朝重冢宰雖内閣元輔歷二三十年尗不得領吏部尚書内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内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髙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丘濬以卿孤入内閣餘皆修撰賛善通議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内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内閣之權益隆矣其

前此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黃淮中書舍人也文靖金幼孜户科給事中也文清薛瑄監察御史也文達李賢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靳貴永嘉張孚敬安仁桂萼南海方獻夫貴溪夏言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于防姦而廣于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皆效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治平昭后張太后既崩裕陵正統親政一時五相馬愉曹鼐陳循苗衷高穀才器尋常權歸閹振國社

幾揺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强者恣睢弱者齮齕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宦貴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禮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李賢旣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彭時文毅商輅叩閽力諫時值佞幸請勿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内欣然宜興徐溥洛陽劉健端清寛綽長沙李東陽餘姚謝遷文雅諒直泰陵孝宗晝接再三虛懐霽色勵精求治将

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以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綏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

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焦芳劉宇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濁亂天下新都楊廷和守正應變綽有餘才雖大禮之議未恊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中書舍人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初丙辰始定中書舍人凡二十員

正七品先是屬中書省後革七年改直省舍人從八品九年始定為中書舍人正七品隷承敕監監省革改從七品凡恩蔭寄祿及文華殿門東房内閣誥敕制敕房分直者無定員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靖難後復故

按楊一清曰此官存古制也所典司天子辭命親王郡王并妃初膺封號合受金銀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鄉君合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授封爵合給鐵券凡勲戚内外文武官應給誥命敕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一員入塲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宮坊尚寶司六科同為侍從之臣諸

司無相並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修書成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儒士有勳勞大臣暨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蔭敘奉特旨者乃得之用非輕矣隆慶四年吏部覆郭諫臣奏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按中書舍人無正貳印屬之年深者掌書誥敕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寶請內府左券實籍歸古今通集庫凡誥敕勘合籍以急就章為號凡誥敕之號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文字以千號為滿滿則續

中書舍人二

增明宋璲傳曰璲太史公濂之次子洪武九年名為中書舍人璲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咸

鳳翀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之文舍人之書皆有明第一　王紱傳曰紱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十年拜中書舍人襟度瀟爽工於繪事遊覽之頃遇長廊素壁索酒引瀡淋漓揮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拂袖而起與夏太常仲昭俱以寫竹著名　宣嗣宗傳曰嗣宗為中書舍人宣宗幸内閣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取嗣宗候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盧儒傳曰儒博學能文自負甚高天順初以薦授中書舍人嘗在翰林奉命撰

雪賦甚急儒援筆立就一時驚歎　李應禎傳曰應禎成化中爲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有佛經也忤旨廷撲之因罷殿直　吾學編曰楊一清雲南人成化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内名士文章益有名從學者日衆　何景明傳曰景明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弘治進士授中書舍人正德初劉瑾用事謝病瑾誅復除中書直内閣制敕房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景明謝

曰好畫毋汚我題也尚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之風

中書舍人三

增詩明聶舍人同王中書退朝口號詩曰清切絲綸閣逶迤錦繡城冠裳清旦入珂珮玉堦行芍藥春風軟薔薇曉露盈退朝揮翰處同聽上林鶯　王直贈中書鍾子勤詩曰再命歸鸞掖重遊集鳳池黃縑存故墨紫誥布新詞開閣涼風入揮毫瑞液滋蒼蒼鷄樹老還對萬年枝

集賢殿學士一

原杜氏通典曰集賢殿學士唐開元中置漢魏以来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宫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上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禧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懐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

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以上為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為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常以近密官為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為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　增文獻通考曰集賢殿書院學士掌刋緝經籍凡圖書遺逸

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課於外唐志

宋為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練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續文獻通考曰遼無金設知集賢院同知集賢院同議官諮議官元集賢院掌提調學校

徵求隱逸名集賢良凡國子監元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隷焉至元二十年併入翰林同一官署二十三年分置兩院皇慶後定置集賢院大學士五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待制一員修撰一員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一員所屬三興文署署令一員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員以翰林應奉兼之明太祖吳元年五月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以後官品詳載翰林院

集賢殿學士二

增孔帖曰唐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　事文類聚曰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名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牀褥衣被等令迴質坐牀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曰稽古之力洵不誣也　孔帖曰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

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入為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玄宗因奏封禪儀注敕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製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重令諸官分韻賦詩　孔帖曰張說進中書令詔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

後以年老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　又曰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内供饌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祗供優厚將為糜費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曉之曰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耽聲色豈如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刋刻圖書詳延學者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養

漸減　又曰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因泌為辭而止　孔帖曰蔣乂父將明擢集賢殿學士值兵興圖籍淆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竒之各以部分得善書四萬卷　又曰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剥題文漫缺無能知者遽名乂至荅曰此聖歷侍臣圖賛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過

是　事文類聚曰南唐徐鍇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銳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其居曰此寄宿之所耳　元史列傳曰程鉅夫為集賢直學士奉詔求賢於江南鉅夫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拜集賢學士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疏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桑哥怒奏請殺之

凡六奏帝皆不許　又曰尚野皇慶初為翰林侍講學士後改集賢學士移疾歸四方来學者益衆嘗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又曰孛术魯翀從幸上都奉敕撰碑文稱吉帝曰俟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遷集賢直學士　又曰李泂為承制學士既為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帝嘉納之會詔修經世大典泂方卧疾即强起曰此大制作也吾豈可以不預力

疾同修書成進奏謁告以歸　又曰宋本元統中轉集賢直學士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減百人額為讀卷官增一甲為三人　又曰汪澤民至正二年名修遼金宋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出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致仕歸

集賢殿學士三

增十八學士 分紀張說前後三入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開集賢院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綴文之士始尚古風上之好文自說始也

以道相高 孔帖帝欲授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兩命之榮 又曰賀知章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此其為間也帝自為贊賜之

隔日講易 事文類聚曰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易其後皇

太子奏請講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行無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隔日為皇太子講易時又頻賜酒饌學士等飲讌為樂前後賦詩凡數百首時院內既有宰臣及侍講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

賜渤海詔 孔帖張説薦張九齡可備顧問名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名九齡為之被詔輙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

文章耐久 武平一以字行兼修文館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

父子代為 事文類聚曰蔣乂祖瓌開元中宏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乂父子代為學士儒者榮之又徐嶠授集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為學士

人稱三絕 孔帖舊史李揆為集賢殿大學士肅宗嘗謂李揆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時人稱為三絕

月蝕東壁 唐書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李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説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集賢有人 事文類聚云貞元中集賢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訪於蔣乂乂徵引根源甚詳悉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矣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集賢殿學士四

增詩唐集賢書院成玄宗送學士張説詩曰廣學開書院崇儒引席珍集賢招衮職論道命台臣 源乾曜奉和聖製前題詩曰盛業光書府徵人盡國英司綸賢得

相羣俊學為名　裴漼和前題詩曰問道圖書盛尊儒
禮教興石渠因學廣金殿為賢昇　李暠和前題詩曰
偃武堯風接崇文漢道恢集賢更內殿清選自中台
劉昇和前題詩曰圖書應明主策府宴嘉賓台耀臨東
壁乾光自北辰　王翰和前題詩曰東堂起集賢貴得
從神仙首命台階老將崇御府員　李元紘和前題詩
曰碩儒延鳳詔金馬被鴻私餞玉趨丹禁賤花降紫墀
程行諶和前題詩曰聖主崇文化鏘鏘得盛才相因

歸夢立殿以集賢開　蘇頲和前題詩曰肅肅金殿裏
掄賢固在兹鏘鏘石渠內序拜亦同時讌賜歡譚道文
成貴說詩用儒今作相敎學舊爲師下濟天光近中來
帝渥滋國朝良史載能事日論思　徐堅和前題詩曰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庸非參嘉選首濫承明廬
張燕公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
易見天心　常衮集賢院即事詩曰穆穆上清居沉沉
中祕書金鋪深內殿石甃淨寒渠苑樹臺斜倚宮烟閣

半虛縹囊披錦繡翠軸捲瓊琚墨潤冰紋篆香銷蠹字魚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侍講親華㡿微吟步綺疏綴籤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杜甫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曰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鷂路隨水到龍門　司空曙奉和常舍人集賢院詩曰藹藹鳳凰宮蘭臺玉署通官附三台貴儒開百代宗司言陳禹命侍講發堯聰香捲青編内鉛分綠字中綴籤從太史鏘佩揖羣公頹謝徵文並鍾裴直

事同

增賛唐明皇帝賜張燕公等賛曰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鮮張說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辯抑揚徐堅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賀知章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趙冬曦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科文學六書仁義康子元洪鐘佇叩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儀侯行果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韋述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摳衣講

席臨筵振藻敬會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道德趙元默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陸去泰文章兩贍才述兼美思在專經學通舊史余欽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横孫季良

史官一提舉國史　監修國史附

原杜氏通典曰史官肇自黄帝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

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無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置太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于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祕書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

比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内藥院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歷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

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史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史畢即停續會要元豐改官制日歷隸國史按每修前朝國史實録則別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麟臺故事元祐復

置國史院隷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宰輔三館題名中興即祕書省復

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

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别

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

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紹興初實

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惟修纂

日歷中興會要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閲校對惟修

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璹請仗下所言宰相撰錄號時政記自璹始五代以來中書院皆置時政記樞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錄惟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中書直送史官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歷聖朝職略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又有提舉修敕令天聖慶歷嘉祐熙寧編敘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詳定官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史館又有校勘檢閱校正編校等官或以布衣

之訣洽者為之玉牒所提舉監修亦以宰相為之見宗正司

朝野雜記曰自真廟以來史館無專官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為史館修撰使專典領其後子固所草具不當神宗意書不克成孝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久未畢遂名李仁父洪景盧踵為之皆奉京朝不兼他職者數年而史始畢蓋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五十有餘人時景盧請通修九朝正史上許之景盧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然書未就而景盧去國淳熙末修高宗實錄以他官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以右文殿祕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三等為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祕閣修撰又遷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檢討官三員限一年畢其後又

七年兩高宗實録始成時當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實録朝論竟無專官始外召傅景仁陸務觀為在京宫觀免奉朝請令修史續文獻通考曰遼國史院設官曰監修國史曰史館學士曰修撰曰修國史興宗重熙中耶律谷欲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蹟及諸帝實録韓家奴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金初國史院嘗以諫官兼職明昌元年詔諫官不得兼恐於奏章私溢己美故也其官曰監修國史曰修國史皆一員曰同修國史二員女直

漢人各一員　曰編修官八員女直漢人各四員　檢閱官十員女直漢人各五員

元以翰林兼國史其官秩詳具學士院順帝時常以右丞相統之胡粹仁曰元仁宗常言人言御史臺重任朕謂國史院任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至哉言乎雖然持萬世之公論者苟不詢一時之公論則其所立言必非公論矣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御製奎章閣記上嘗至閣中命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者編修官呂思誠獨跪奏曰國史記當代人君善惡自古無天子取視之理乃止胡粹中曰古人有言守道不如守官呂思誠抗言執奏可謂能守官矣文宗聞諫而止不

亦尤賢乎哉

明史官即翰院諸臣之職按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明初設起居注尋設翰林編檢等官皆充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君不復與臣下接凡修史取諸司奏牘分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多紀出身官階遷擢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

提舉國史合璧事類曰宋乾興元年命司徒監修國史馮拯專切提舉監修天聖五年王曾提舉監修真宗實録兩朝史　隆興元年詔右僕射湯思退提領修三朝國史又名舉辭免故

改為提領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虞幷甫始時以闕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　紹興中秦會之監修兼提舉二十六年並命沈守約万俟元忠二相始分領焉

監修國史合璧事類曰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及其他官兼領房玄齡為監修給事中許敬宗兼領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修止用

敕非舊典也開寳中薛居正以叅知政事監修自後叅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録宰臣吕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録遂詔吕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叅知政事王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歴三年吕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　自元豐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後六年命吕頤浩兼提舉監修國史

當時國史但指日歷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監修監修之名廢於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為二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温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荅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卒帶權字　事文類聚曰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無權

字

史官二

增冊府元龜曰吳韋曜領任國史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為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漸見責怒初曜為黄門侍郎廢帝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

又曰吳華覈遷東觀令領右相國上書辭讓後主答曰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

邁前賢勿復紛紛　又曰齊丘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　又曰檀超為散騎常侍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記室江淹掌史職　又曰王智深世祖勅撰宋紀名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酬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名見於睿明殿令拜表奏上　又曰梁任孝恭以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名入西省撰史　又曰周興嗣天監中為員外

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　又曰沈峻為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史乃啓峻補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又曰唐房玄齡為左僕射貞觀十年與侍中魏徵等撰成周隋陳梁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覩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絶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

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閒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級班賜各有差　又曰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以房玄齡及褚遂良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来濟等並當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録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繁雜舉其精要　又曰韋述開元時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吴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又曰開元中詔右

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紘奏曰國史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録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望勅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録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又曰元行沖為太常少卿以本族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　又曰于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至德三年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

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勃然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張薦字孝舉少精史傳大歷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掌史任以母老疾不拜命母喪闋名充史館修撰薦聰明强記無不貫通自始命至常兼史館修撰在史館二十餘年　又曰令狐峘兼修國史大歷三年修𤣥宗實錄一百卷成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人以漏略譏之　又曰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為中書

舍人長慶二年敕隨處厚常在史館才行可稱憲宗實
録未修灼資論撰宜兼充史館修撰仍分日入史館修
實録且許不入内署仍放朝參　又曰開成二年王彦
威表曰臣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輙略其繁文舉
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謹詣右銀臺門
奉進文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
寫　元史曰至正四年阿魯圖代脱脱為右丞相時詔
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為總裁五年三史成帝御宣文

閣阿魯圖奏曰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

元史明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敕修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　明危素傳曰素元末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入燕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

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輂而出之累朝實録得無恙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吾學編曰錢習禮與修兩朝實録四年十二月朔霜寒帝顧光禄文官早朝寒盍賜羊酒又顧習禮曰皇祖考臨朝每旦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之　又曰劉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景泰中名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聞者相戒勿以藁示實　又曰丘濬字仲深景泰進士成化元年修英宗實録或曰于少

保死以不軌盍正其罪濬曰已已之變可無諱哉諱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

史官三

增五難　三恨

山堂肆考曰袁崧云書之為難也有五曰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　又曰唐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五志　三長

又曰漢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干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又曰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有學無才猶愚賈懷金不
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楠弗能成室

三入

再典 六典云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
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

文獻足徵

書法不隱 會要魯史以來文獻之實足
徵孔子因而修之　董狐

百國春秋

千載勸懼 墨子吾見百國春秋　類要云得失一
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記繁志寡

辭約事詳 文中子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
志寡　本傳後漢獻帝以班書文
繁難省命荀悅依左氏傳體為漢
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貫穿經傳

裁成帝墳 班固言司馬遷作史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二
班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玉版金匱

學海詞林 晁錯策曰刻於玉版藏於金匱
與天地相終始　蕭嵩修國史

制云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鈞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志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

武德國史　本傳韋述撰武德以來國史文約事詳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建中實録　本傳沈既濟撰建中實録體裁精髙

名試祕閣　皆直史館　合璧事類曰蘇軾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名試祕閣入三等得直史館　又曰羅處約與王禹偁名至京師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為著作郎皆直史館

司馬繼為　張華再典　山堂肆考曰漢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公　下詳三入再典注

文詞鄙拙　議論髙强　山堂肆考曰晉王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後子隱名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詞鄙拙蕪舛不倫凡書中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撰其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為

之也 又曰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長於記誦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强儕輩不平目為鐵嘴

比良遷董 自為政駿 上詳裁成帝墳注 本傳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任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背衆家自為政駿每記事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政駿謂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也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山堂肆考曰唐蔣乂幼從外祖吳兢學有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任長子伸次子偕先後歷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 又曰唐太和四年以諫議大夫王彦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直載事功 兼制生

死

又曰唐元和中李翺轉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也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辭多虛美難以為據今請直載事功方稱實錄　又曰唐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之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稿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於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死人

惜書緘笥　抱史藏山

又曰宋孫甫字之翰仁宗朝直史館著唐書七十五卷未成而卒温公書其後云孫公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稿于笥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唐書在乎餘無所問　又曰唐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因以獲存

顧秉直筆　不負公議

又曰宋范旻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朝廷大典因以為史館修撰旻曾公質之子也　又曰宋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

里求公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丞相趙雄總史事見子厚傳歎曰無愧古之良史

無易彥章　獨付子固

又曰宋汪藻字彥章奏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　言行錄曰宋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近世修史必衆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操履無玷　議論可觀

山堂肆考曰宋楊徽之字大猷以治郡入為史館修撰太宗嘗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儒雅士也州縣之職非其所長置之殿閣正得其宜　又曰宋王韶之私撰晉陽秋成時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理議論可觀號為後世佳史

神情冲澹　文詞雅正

又曰宋天聖中王安簡謝

陽黄唐卿李邯鄲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黄吟苦似猿 又曰宋吴育字春卿授著作除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撰建中録 獻端拱箴

又曰唐沈旣濟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名拜左拾遺嘗修建中實録 又曰王禹偁字元之太宗端拱初聞其名至京師自定題以試之以右拾遺直史館因獻端拱箴

明示去取 參較得失

又曰宋紹興四年范冲直史館修仁宗哲宗實録先是隆祐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無比為奸臣誣謗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删定豈足傳信帝𢘿然至是名冲重修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録由是二史得其正 東都事畧曰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宰輔家記録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號為穢

史為作佳傳事文類聚曰尒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 又云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

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 班生受金 陳壽求米 中樞餘力 東觀全材並合辟注 煦如春日 凜若秋霜並思涉鬼神注 鈎深學海 囊括詞林 王道之端 人事之紀 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蕭鄴監修國史注 盛周公之典謨 志仲尼之日月 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 褒貶微權重於宰相 鋪張偉績咨以鴻儒 劉

知幾之作史謂有三長　范蔚宗之精思空無一字文詞雅正帝墳式賴於裁成　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潤色並新書

史官四

增執簡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史通合璧事類曰封遷後為史通子注云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司馬遷傳　網羅舊聞史記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精研就業班固傳曰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　青史漢藝文志云青史注

古史官記事之書

彤管記事 山堂肆考曰崔豹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用赤管亦以赤心記事也

言語模寫 又曰范曄刪後漢書自為一家之作其作黄憲列傳初無事迹以言語模寫形容體段此最妙處

一代之典 温嶠表云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直筆東觀 魏書魏收曰顧得直筆東觀

不虛美 合璧事類曰唐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紬微烈 唐大詔令蕭嵩修國史制紬史策之微烈

敘事簡要 合璧事類曰唐吴兢直史館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又吴兢敘事簡核號良史

不狥私情 山堂肆考曰唐吴兢與劉知幾撰定武后實録敘張昌宗誘張說証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勸

苦切轉佞為忠説讀之知兢兢所為屬以情祈改數字兢辭曰狥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一家之言　本傳曰唐長安三年令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吴兢等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

宜置座右　又曰劉知幾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父子三人更涖史官同上

東觀陽秋　蕭鄴監修國史制掌東觀陽秋之重

皆本起居　六典曰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聖朝大典　合璧事類曰唐至德二年史館于休烈奏國史實錄聖朝大典

業量該通　山堂肆考曰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讜正有文不堪此任

冀為帝典　合璧事類曰晉天福四年史館奏職居刊

削事條編修爰舉

舊章彙為帝典

薦充史館

東都事畧曰吳淑字正儀以近臣薦充史館編

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書

奏為簡閱

又曰司馬康字公休父光修資治通鑑奏

為檢閱文字

自選官屬

山堂肆考曰初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閣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以內官為承受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許以書局自隨十九年而成賜名資治通鑑

史筆天下之大信

續文獻通考曰清寧五年五月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仍命自序先耶律孟簡詣闕上疏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昌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

情則大禍不測可不慎哉

記録無隱

又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十一月上屏侍臣與宰相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餘記録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編次日歷

章宗太和六年二月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廷秀言乞令官編次日歷封送史院上令付著作局潤色之

分立光天

元史禮樂志云國史院進先朝實録是日大昕諸司官具公服立於光天門外侍儀使引實録案以入監修國史以下奉隨至光天殿前分班立

鼇峰

學古録云鼇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諸老名勝賦詩者葢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云英宗至治三年國史院進仁宗實録先一日拜住請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剌勇決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書鷹犬微勞而略發縱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

之他筆削未盡者悉令補正人服其識

當以心術為本順帝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問修史以何為本揭傒斯曰用人為本有文學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文學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傒斯又言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不齊必反覆辯論求歸於至當而後可

人臣亦當知之五年十月遼金宋三史成丞相阿嚕圖進呈上曰史既成書前代善者足法惡者足戒豈止為君者人臣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交相戒勉

力任筆削吾學編曰王禕字子充義烏人洪武二年名修元史禕史才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

太液焚草明王直記略曰宣宗八年六月七日陪少師少保及諸學士於太液池上焚三朝實錄草本詔許遊萬歲山觀金元遺迹湧幢小品云實錄成

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垣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稿之處也

建皇史宬明實録云嘉靖十三年秋七月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四周上下俱用石甃敕閣館諸臣重書九朝實訓實録藏之

史官五

增詩唐王建上韓愈侍郎詩曰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諂骨羞　劉禹錫送陳郎中直史館詩曰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　宋劉筠纂修述懐詩曰良彄論思暇英才

視草餘西清承密旨東觀類羣書左氏先經日 征南發例初編年終顯德歷帝自几蘧一覽無前古三長豈後予宏綱提要妙至論絶蘧篨訛謬刊三豕公平喜衆狙菁英咸采掇疣贅悉消除組織千章合研窮萬象書

蘇子瞻送史館劉道原詩曰十年閉坐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强 曽子固寄孫之翰詩曰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歸來已絶褒貶事

進用秪調敎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觀永護日月金華居

元范梈元光天門進三朝實錄詩曰儀鸞簇仗滿雲端玉鑰初開衆樂攢三后龍光周典冊羣臣鵠立漢衣冠

馬祖常國史院鼇峰石詩曰視草堂深白晝遲瀛洲仙子到來時閣鈴不響文書靜相對鼇峰日賦詩

又題史館詩曰晝省真仙居華屋映丹樹青石倚闌干松髮沐雲霧綺疏刻連錢承塵繪鶤鷺中有河漢文夜深寶光聚玉函黃金鑰太史自侍御河上一豎儒伊吾

誦章句偶趨彤庭詔詞林邇天路雖樂文雅懿終慙紬繹誤　明宣宗幸史館詩曰天命余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　又過史館詩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　高啓奉天殿進元史詩曰詔預編摩辱主知布衣亦得拜龍墀書成一代存殷鑒朝列千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春殿捲簾遲時清機務應多暇閣下從容幸一披　吴寬初入史館詩曰東

閤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總難才病容野客隨行入遠喜諸公取次來氣合每聯朝食坐事多長後午朝回揚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增詔唐高祖敕中書令蕭瑀等修史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羲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相傳三國並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乗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承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

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緜歷歲祀各殊徽號删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竒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謡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御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

開元八年敕張説修國史詔曰肇有書契是興簡冊所以彰平得失示以勸懲非夫詳而有體辯而不華含陽秋之藴總墳誥之賾豈能光我司典崇其立言燕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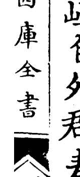
張說多識前志學於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諒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齋史本就并州修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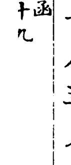
增頌明王立道皇史宬頌曰惟古有史君舉必書左言右動載筆罔虛赫赫彤管螭坳侍立東馬南狐各耑其職唯我有明肇自太祖太宗仁宣英憲孝武煌煌帝業洋洋聖謨趨墳襲典溢於翰觚網羅散失廣記備搜郡國所上太史所修芸籤縹帙金匱咸收簡冊既繁先後

靡一於惟我皇覽於前籍因而出之爰正爰輯繕録靡忒校讎孔精諸臣咸勤用觀厥成迺審厥藏倣古石室司空載營石室有翼昔藏名山京師留副制崇蘭臺嚴先四庫其在於今乃知其陋百千萬年與國永壽

增表宋洪邁謝侍講兼修國史表曰勸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荷任之益崇敢不勞搜遠紹廣記備言竊窺聖學之光明謹次舊文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憚佔畢之

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增疏後周柳虬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
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執
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
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故
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誚著漢魏者非一氏
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開誹
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請皆當朝顯言其狀





紕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　唐長慶二年史館修撰沈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杜元頴奏曰臣自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官分修憲宗實錄今緣沈傳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非易其沈傳師當分雖搜羅未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竊以班固居鄉里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耑精國志玄宗國史張說在本鎮兼修代宗編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

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敕就湖南修畢先送史館與諸史官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終始之効傳聞摭實無同異之差　後晉起居郎賈緯進唐年補遺録奏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略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各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聿宣綸誥精擇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謠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浮沈將緝亡書以修墜典臣

久居職分深恥闕遺今録淺聞別陳短序芸閣蓬山誠莫裨於良直蹄涔掬土願少助於高深

增狀宋周必大辭免監修國史奏狀曰建官以六大為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耑門自愧荀袁鴻雁之行寧備遷固馬牛之走如臣含毫無取濫吹有年紹興正於書林嘗叅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纂修逮玆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伏望擴大明而委照矜小技之難知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

素反滯汗青　洪邁辭免同修國史奏狀曰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鯫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儻稽牘免立見器盈　洪咨夔辭免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狀曰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辯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

之紛紛徒所傳之謭謭矧令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賛筆削

增議唐路隨與韋處厚同撰憲宗實錄內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不載其事跡議曰凡功烈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為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為漢相

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為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穉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名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云云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何勝數乎　宋魏了翁論實錄闕文略曰臣曩者濫員

東觀嘗讀金匱玉版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往往州縣細故動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夫卷帙猥煩若此而記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亟與搜羅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將來臣愚欲望睿旨令史官將兩朝實錄重加㸃檢儻有缺失即採訪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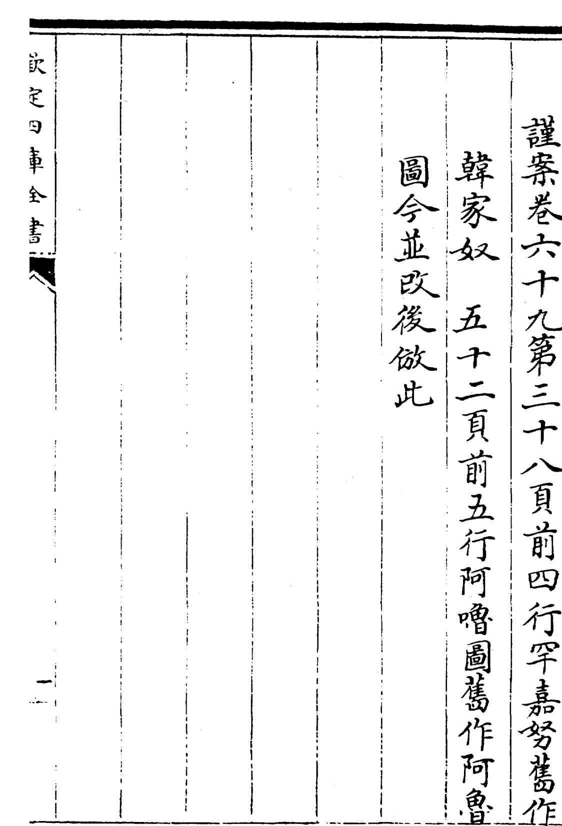
其冗濫重複及史文不經去處悉與删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列祖之意　理宗淳祐二年高斯得進修史故事略曰臣嘗伏讀國史竊見祖宗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並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為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

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名洪邁卒成之
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
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成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
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壽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
自詭並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先後相距其遠又如此以
是言之崇成巨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
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以百餘年
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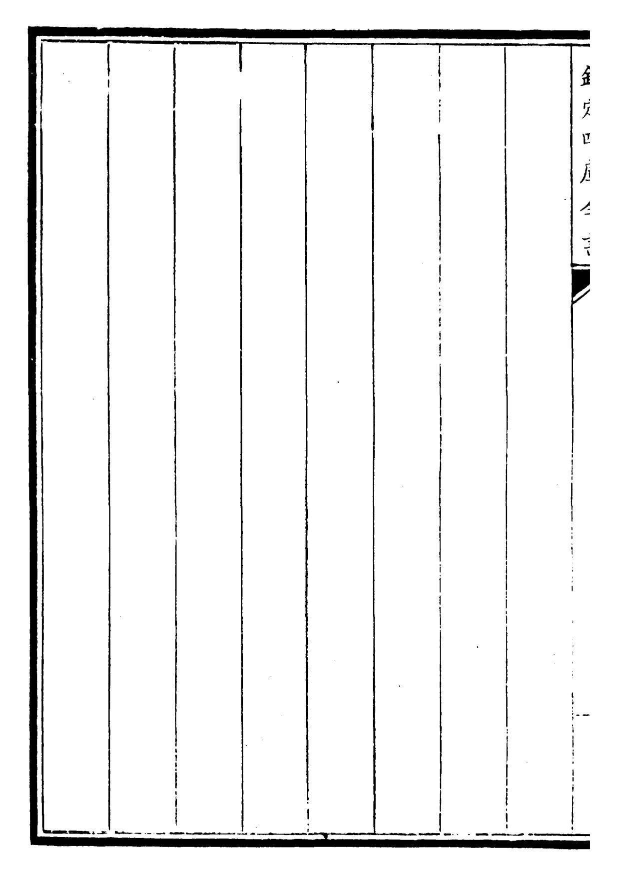
數月之内抑何其輕易乎夫神哲徽欽諸臣列傳至壽之時巳經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進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猶未能定雜揉疎漏絶無倫次院史所供初草大抵徒具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考校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取辦於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苟且滅裂務應期限希恩賞而不足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

纂次今始創爲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闕闊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爲之者豈數月之所能辦乎欲望聖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候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史官不分成篇可準不至苟且滅裂貽笑後世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謹案卷六十九第三十八頁前四行罕嘉努舊作韓家奴 五十二頁前五行阿嚕圖舊作阿魯圖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魯